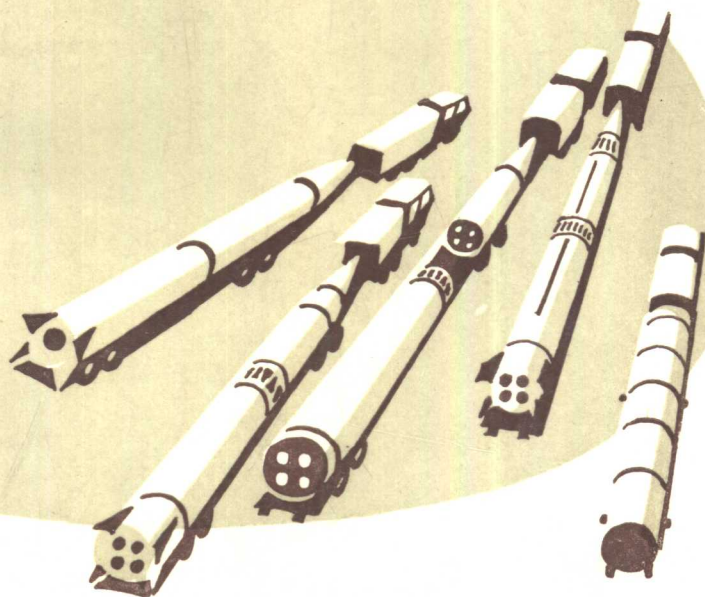


崛起的战略导弹部落群

● 张家军 著

JUEQIDE
ZHANLÜE
DAODAN
BULUOQ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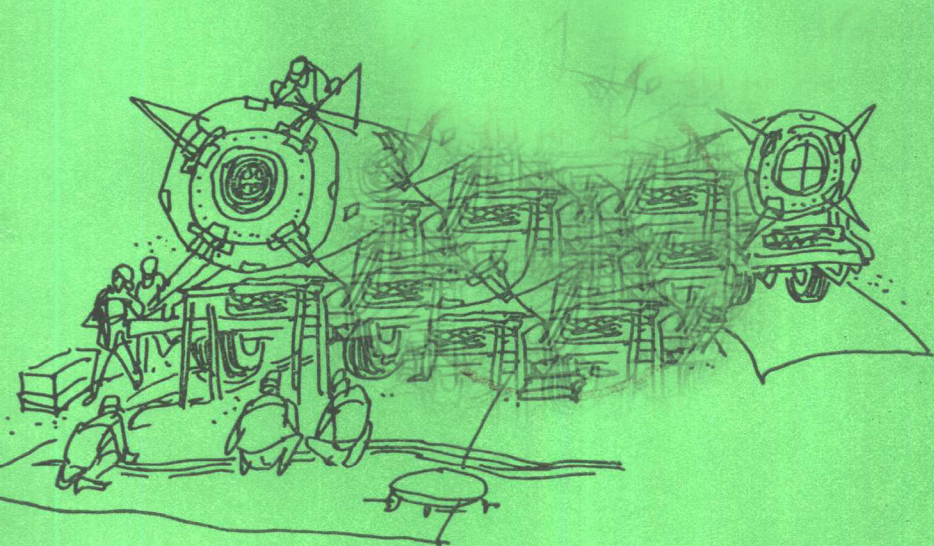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崛起的 战略导弹部落群

张家军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书 名: 崛起的战略导弹部落群

著 者: 张 家 军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印者: 北京丰华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09,000

版 次: 199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100

书 号: ISBN 7-5033-0285-2/I·236

定 价: 4.6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近影

序

蓝翎

旧话说，“隔行如隔山”。如今呢？社会上早已不是“三百六十行”，而是三千六、三万六……行与行之间所隔之山，更大了，更高了，距离更远了。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科学愈昌明，行业之间的分工愈细密，彼此也愈“隔”。面对林林总总的行业，若仍笃信“一通百通”的老观念行事，怕是要碰壁的。比如，有的人抓排球，步步登高，节节胜利，走出国门，威震世界。然而以为能抓好排球，也一定能抓好足球，令其改行，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在重大的比赛中屡次败北，连“该赢的球”也输了，不仅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反而灰溜溜“卷铺盖”回来。能全怪教练和队员么？怎不从思维方式上找找差距？在当代，“一通”尚且不易，更何谈“百通”。“百通”的前面可能是不通。“不通不通又不通”，到头来还得另找“通人”。

遇新事物不动脑筋，或迷信旧观念，或想当然处之，是

会闹笑话的。据说，作家最有想象力，天马行空，无远弗界。但据我的观察，其实也很有限。有一次，我们一行写杂文的去参观导弹工厂的组装工序，主人热情地把对空导弹的弹头打开，讲解弹头发射出去如何爆炸，爆炸碎块如何击中目标。真是“世界真奇妙，不看不知道”，一讲开了窍。有位同行者说，过去以为导弹打飞机象弹弓打麻雀，石子直冲屁股（笔者原来也是这样想的，彼此彼此。）。你看，咱们这些外行平时的想象多具“黑色幽默”。

岂止不了解导弹如何打飞机，我们又何尝了解操纵导弹的部队？

记得若干年前从报上第一次看到“第二炮兵”这个陌生词的时候，作为一般老百姓，实在不知道这支部队拥有了什么新的“炮”。后来渐渐耳闻，才知道这是新的兵种——导弹部队。他们的“炮”呢？还在秘密试验，外人不得而知。再后来，平地一声雷，中国上空冒起了蘑菇云，原子弹爆炸成功。紧接着好戏连台，氢弹爆炸、火箭发射、卫星上天——不但能上去，还能收回来，短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少数大国已有的宝贝玩意儿，中国全有了。从五十年代后期，报刊上报道过各种各样的“卫星”上天，其结局都灰飞烟灭，有的象吹气球，崩了，有的象放“焰火”，火灭头栽地。惟独这卫星，真的上了天。不是讲唯物主义么，真卫星是唯物主义送上天，假卫星全是唯心主义的牛皮，吹破是必然的。现在中国的火箭在全世界露了脸，连发达国家的卫星也来搭载了，谁不信服。

我认识报告文学集《崛起的战略导弹部落群》的作者张家军，正是在中国的火箭大露脸之后。这话还可以反过来

说。如果不是中国的火箭大露脸，要公开宣传了，我也认识不了张家军，因为他正是从事“第二炮兵”的新闻报导的。如果他一直搞单一的新闻报导，很可能只和管军事新闻的编辑打交道，尽管从我办公室门口过，也不一定进来。谁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二心”，除了坚持搞新闻报导，还下决心跨进报告文学的行列中来。这也不奇怪。从报告文学的历史看，新闻报导同报告文学既隔也不隔，或者说，现代的报告文学是从新闻报导中派生出来的，是同文学的杂交。很多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出身于新闻记者，这就很能说明其间的某些奥妙。张家军在近几年内同时操练着两种武器，而且各有所得，皆中目标，他这条路子选对了。读者通过收入这部新集子里的累累果实，开始认识了这位报告文学新兵。当然，如果他今后再写小说，或诗歌，或电影、电视，或戏剧，那另当别论。但是，从走向报告文学这条路子来说，他还处于起点，未来的道路还很长，还需要更艰苦的拼搏。张家军作品中所写的题材，很多是导弹部队如何练兵，各种平凡人物如何不畏艰险地进行拼搏，很少去写火箭轰鸣的一刹那。我觉得以此来比喻他目前所处的创作境地是比较恰当的，也就是说，他正在练兵，离轰鸣的一刹那，离放出令人震惊的卫星来，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他现在放出来的每篇作品都已经是卫星，那也轮不到我来给他写序言了。须知，如今想免费搭载各种星升空的人太多。我是曾经“翻过跟头”的人，深知倒悬的苦味，但也从中悟出一点诀窍。即只给尚未成名的作者写序言，大不了同作者一同跌倒，摔个屁股蹲，总比头朝下悬空好受点。

我如此比喻张家军的作品，绝不含有贬低之意，而是想

估测一下，他的这些作品的陆续发表和成集出书，在一般读者中会起到什么作用。一般读者（我也在内）对发射导弹的表象了解，正如张家军在一篇作品中所讲的，似乎只是按一下电钮。作者到了目前为止所发表的作品，都是在记述按电钮背后的艰难历程。为了按这一下电钮，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决策，指挥员在调兵遣将，科技人员在奋勇攀登，战士们在流汗、流血，甚至付出青春的生命。“亚洲第一旅”正是这支新军的缩影。为了露峥嵘，他们在深山荒漠中奋战了几十个春秋。如果说高耸的发射架象征着中国坚强不屈的脊梁，那么，“第二炮兵”所表现出来的英勇豪迈精神，正是支持这脊梁的骨髓。张家军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二炮”世界，恰恰是一般读者以往感到神秘莫测、迷惑不解或多有误解的世界。因此，由这位尚不甚知名的青年作者奉献出的这部多角度反映“二炮”的报告文学集，自有其它虚构作品所不可代替的位置。他所写的那些集体和个人默默奉献、不求闻达的精神品格，对于消除物欲横流、权势滥施的颓风，无疑是一剂良药、猛药。导弹同捣蛋势难并立，需要用“精神导弹”彻底摧毁捣蛋恶习，以求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虽年未花甲，却已不再担任行政职务，而张家军仍要我这个闭门“坐家”为其作品写序，未免不够“趋时”，肯定起不了明星作广告的作用。盛情难却，只得报之以乡谈。张家军是从古代“滕小国”现滕州市参军的，他的家乡同孔圣人的故里相邻，也同孟亚圣的故里相邻，皆属古鲁国，乃出圣贤的风水宝地。鄙家乡也曾沾鲁国之边，可说是作者的大同乡。然以我辈之愚鲁，即使有“见贤思齐”之雄心壮志，肯定也齐不成圣贤。不过，古代的圣贤都讲谦虚，“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见贤思齐”，这些话都是圣人说的，并非狂得以圣贤自居。我想持之以诚，这种遗风总还能学到一点半点吧。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以和先圣贤或时贤名流为同乡自炫，似乎天然地沾满了圣贤名流气。其实大都是“六国贩骆驼”之流，混吃喝或别的什么。这使我想起了家乡讽刺这种人的一个歇后语：“曲阜山楂”——恕不引下半句。同是齐鲁之地，古代出圣贤，而当代“四人帮”中的几个老宝贝疙瘩，也是这里的土特产。因此，我不赞成“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俗语。若是遇上各种“山楂”或烂柿子，最好离远点儿，且莫以“同乡”视之。不知家军以为然否，愿共勉之。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次

序..... 蓝 翎

崛起的战略导弹部落群	(1)
山海丹心	(15)
大潮 擂台 主人翁	(36)
大后勤变奏曲	(64)
导弹之光	(81)
猛士出山	(99)
壮士兮，热血奋进的男儿	(176)
导弹维	(193)
授你一柄利剑	(214)
谱写军旅风流歌	(231)
喜听东方滚惊雷	(246)
腾飞在中国企业界	(254)
“亚洲第一旅”风采	(266)
哀牢山拥军魂	(276)
东北“石松”	(291)

崛起的战略导弹部落群

1. 倚天矗立的导弹象人的脊梁。任何人站在一旁仰望它时，都会有这种感觉。它挺拔、雄壮，一派威严。东方巨人向全世界展示这一“脊梁”的时间，是在公元1960年11月5日。当它冲破大气层向小小地球俯瞰的时候，举世震惊。

2. 1966年10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正在主持一个异乎寻常的会议，导弹与原子弹“结合”前的工作会议。到会的有科学家、将军和有关负责人。两年前，中国成功地引爆了自己的第一个核装置。面容疲惫但此时却容光焕发的周恩来，挥动着右臂，用他那为同胞所熟稔的乡音，正在激动地作着演讲：

“核爆炸成功以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

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实施要求”。27日凌晨，随着甲地一声巨响和乙地一片蘑菇云的升腾，中国向世界宣告：中国城市的名字，没有“广岛”和“长崎”。

3. 在中国军队序列中，一支掌握现代化尖端武器的特种部队——第二炮兵，随之悄然诞生。她的名称由周恩来亲

定。

这是一支神圣的力量，它傲视一切穷凶极恶。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一直匿身于大山深谷，直到1984年国庆大阅兵，它才打破了18年的沉默，一展雄颜。

4. 战略核武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战争时空观和战争观本身，并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二次大战以后，拥有了这种武器的国家，似乎就拥有了整个世界。强大的实力，也就自然在外交领域，得到了明确的延伸。

新中国开始感到这种压力，是在她刚满周岁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百万志愿军优秀儿女，始终在核武器的阴影下作战。此后，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核讹诈的魔影越来越重。习惯于走自己道路的中国人，已别无选择。

5. 1963年初，北京。警卫森严的中央军委大楼内，举行了第198次会议。会议决定：建设战略导弹阵地。

6. 一年后，有关方面形成了关于在北国某地，建设第一个导弹阵地的报告。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曾拄着拐杖带领着一班人马，象当年指挥一场大战一样，亲入原始山林实地考察。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

一天，行至一道沟的山脚，猛然见到一块形状怪异的巨石，突兀而立，气度非凡。将军肃然久立，朗声说道：“多象一位镇守边陲的将军啊！”“将军石”从此得名。

这一年的9月28日，当组建第一个战略导弹作战阵地的命令正式下达之后，来自全军88个单位的数万名官兵，开始陆续向“将军石”所在的大山密林秘密汇集。

这里，将出现中国战略导弹的第一个部落。

7. 阵地建设一开始，就充满艰难险阻。

部队开来之时，正值这一地区最寒冷的季节，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一股股寒流，把气温逼到了零下41℃。狂吼的山风，裹挟着飞飘的雪花，沿着一道道沟、岔，肆虐横扫，抽打着人们的面颊。怀着一腔热血的将士们，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扒开没膝深的积雪，搭起帐篷，垒起炉灶，开始了艰辛的创业。

8. 特种部队没有特种待遇。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只能保障这个部队最低限度的供给。于是对官兵们来说，在最初的几年里，寒冷和饥饿便如影随形。

冷，冷到何种程度？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庆余大校，作为当时工程部队的一员，竟然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汇用来形容，于是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由于坑道普遍渗水，战士们那本就多处露棉的工作服，被水浸透后，往往走不到营房，就被冰成了硬邦邦的“冰壳”。一晚，二连一名入伍五年的老兵，穿着这紧贴肌肤的“冰壳”回到营地。当他按照当时已被高度宗教化了的起居程序，牙齿打颤地面对毛主席画像，进行晚汇报时，竟禁不住喃喃说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我实在太冷了，您老人家知道吗？”言罢已是泪流满面。

饿，饿到何种程度？当时部队是“吃粮靠标准”。由于施工工具简陋，主要在拚体力，加上又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标准”根本不解饱，致使不少连队闹开饥荒，甚至要分饭吃，尽管主食几乎都是高粱米、苞米面和煮黄豆。据说，当时一名在坑道殉难的战士，嘴里还含着一团没有吞咽下去的野菜。

9. 开山筑洞是血肉之躯与山石的碰撞，其苦其累其难

其险，文字难以尽描！那是一幅恸天地泣鬼神的巨幅画卷——画卷的尽头，那静卧在荒山脚下的两片坟地，便是这卷内容最悲壮的注释。

百余名献身者死时大都血肉模糊。其中职务最高的是一位营长，他叫刘长林，山东籍人，34岁。他为排险救战士而牺牲。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一排长刘文义，当时他正催促战士们离开险区，喊声刚落，一块4米见方的石头从拱顶塌了下来，刘文义当即肺肠挤出，没及喊上一声，就闭上了那仅睁了二十二个寒暑的眼睛。刘营长则被一块巨石挤在了石渣上，右腿砸断，上身重伤。抢救无效，他去了，留下了不到三十岁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更把不尽的痛楚留给了生者。下葬时，情重的妻子痛不欲生，疯一般地跳进墓坑，哭喊着，执意随夫而去——……目睹这悲景，全营官兵无不失声痛哭。靠着梦中相见的精神寄托，在大连市郊一座陈旧的军人家属院里，她活了下来。她日夜思念着丈夫，按照她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嫁。她同样思念着丈夫未竟的事业，1977年，大儿子刚满17岁，她便把儿子送到了刘营长生前所在的部队。

据统计，如果将这支部队在十余年间采石掘洞的石块和石渣，筑成1米宽、2.8米高的石墙，可以从山海关一直延伸到八达岭。

这是一段由当代中国导弹兵筑起的长城！

10. 就在这支部队进山不久，又有一支支担负同样使命的部队，向着中原古岭、向着南疆密林、向着西部高原秘密地开进，开进。于是一批批不同型号、不同发射方式、不同样式的，能打、能防、能贮存、能指挥、能生活的战略导弹

部落营地，出现在大山之中。于是在大山深处，也就留下了同样的一座座坟茔。作为“秘密部队”的成员，这些导弹阵地的建设者们，却没能看到过一眼祖国的秘密武器。他们与青山一道，成为了“祖国骄子”永恒的守护之神。

11.有人说，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是用金子堆起来的。但是中国的这支部队，却不得不用大大少于其它国家的经费，顽强地成长起来。

中国穷。中国的军队更穷。

12.在某山区腹地。一片陈旧简陋的营房里，我们见到了这“第一部落”所拥有的全部将军。他们是司令员张文、政委孙雨林，副政委高治民和参谋长张志存。意味深长的是，他们作为中国战略导弹首批阵地的创业者，当年都曾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如今都已鬓发飘雪。他们讲述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几乎白手起家的奇迹般历程。

我国第一个地——地导弹教导大队，1957年底组建于北京。这是一个“种子部队”。1959年分编成两个营，接着又组建了若干个营，第一批导弹兵是从全军各大单位挑选的精英。正当“导弹婴儿”需要“保姆”的时候，苏联方面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教官，并带走了教案和技术资料。

釜底抽薪。被激怒了的中国军人，发出了“苦练技术本领，为国争光，一旦装备到手，即能组织发射”的誓言。为此，他们象他们的前辈那样，自己动手，超前武装了起来。

这是绝无仅有的装备——

用角钢做成发射台、用床板钉成配气箱、用红色柳条编成推力室，用木头制成程序配电器、用黄泥塑成陀螺仪、用萝卜刻成爆炸器……可观的是，当时在每个营都可以看到这

些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近千件模拟器材。

这是世所罕见的训练场——

荒山野外。随着“占领阵地”的口令，一件件“装备”井然有序地“开上”。操作手肩拽草绳，呈马步整齐地跑到“推力室”下，却高声喊道，“‘电缆’展开完毕！”那一声声绝不亚于步兵嗓门的各种操作口令，彼伏此起，在山中阵阵回荡。

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真的。这支“唐吉珂德”般的部队，在1963年9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导弹，兑现了对民族的允诺。

13. 中国是个独特的国家。虽然1840年以后，她曾被列强攻城掠地，屡遭侵侮，但当她终于有了能与强国比肩的武器之后，却在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承诺。因而后发制人，成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唯一的选择。这一选择，给二炮官兵提出了必须在素养上强于对手的要求。这一选择，锻打着中国这支部队的“军魂”。

14. 1977年春天，第二炮兵部队组织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导弹团远距离机动作战实弹发射演习，演练了走、藏、打的全过程。这是二炮离开试验基地第一次独立行走，也是走出阵地，实现“机动作战”思想的首次尝试。无疑，这将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走向成熟的标志。由于要按时按序，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射4枚导弹，也将是对担任演习任务某团的一次严峻考验。

张文司令员当时还在该团担任副团长。这天，他被派到了担任首发发射的三营。不料就在发射前，意外发现绝缘电

阻有短路现象。如果按常规排除故障后再起竖导弹，势必推迟发射时间。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指向了在场的最高指挥官张文。

他思索片刻，“发射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推迟！”张文坚定地下达了边起竖边排除的命令。故障原因找到了，是仪器舱内3号变流机出了故障，必须更换。

可阵地没有配件，怎么办？张文和技术人员商量后，冒了极大的风险，把单元车上的3号变流机换上，并向指挥部做了汇报。当时，所有的人都为副团长捏着一把汗。

导弹喷雷吐火，准时升空，并准确击中目标，从而保证了整个演习的圆满完成。

在后来的又一次大规模实弹发射演习中，也是发射在即，信号电缆却突然出现故障，一时又不能排除。“任何情况也不能耽误我们发射”，此时已升任司令员的张文，问明了情况后，断然下达了“断掉！按时发射”的口令。

导弹准时升空，呼啸着刺向天穹。

有人开始研究张文，因为发射时间压倒一切的信念，不仅成为张文，而且已是二炮指挥员的普遍军事素养。

此时，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将军，就坐在我们面前。宽广的脸庞，分明的棱角。他笑起来也很和蔼，只是那双眼睛，依然同两把利刃。

“请问司令员，几次发射演习遇到问题时，您都做了果断处置，保证了准时发射。但是这里似乎也有某种风险，无论对于演习还是你个人，那么，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从容的办法……”

将军听懂了我们的意思：“我一向认为，演习要有临战